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0
5



文庫 11
D 50
5



管子卷第十七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 完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張榜評突然而起奇甚

朱養純評全在自得以繩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鳴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請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合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臣

管子

卷十七

七臣七主

威有一德。故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周聽近能成美也。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香通不備待而得和也。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此。故人皆反。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放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閭。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喜決難知。以塞明。決知。則理不當。從狙而好小察。徂伺也。謂既任臣有事。故明塞也。

揚慎許逢也。屈原懷沙。賦作籍然作蓬。合義解於。世主語不合。或當與悟同耳。

郭正域評振與若同病

無常而法令申不辭。春通。辭與寤同。過主行一意而矣。則國失勢。辭古任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茫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茫謂世然不曉識。四鄰不計。度與已爲嫌。不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計度而知之也。通司聲不聽。耳目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臣主同則。則爲何。刑振以豐豐振以刺。且豐多。刑豐而又安振。非刺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之。權臣振去。權臣振去。權臣振去。權臣振去。

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

揚慎評又出
世士甚言其
過所謂以此
昏昏使人昏
昏也

威嚴。謂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不

昔彥評吐金
景芳敵浮雲

群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世主。春

兩世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為治。非也。微猜自聖。上

無所取信。皆自任胃臆。以理其事。人多則昏昏則緩

攬權而下。差蔽。此謂形彊精索。中乾外植。故曰緩急

俱植。禾稿而不為用也。稿之弊。昏通人情以質疑。故

與淫等。故兩日世世然無知也。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

數事。申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

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

無所取信。皆自任胃臆。以理其事。人多則昏昏則緩

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

合理。故其所見。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

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自責。乃遷怒而罰之。

春通以已極枯。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

之類。自罰為戮。故主虞而安。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

致下。申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

侵爭。世無刑民。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

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

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

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

國士輕。成成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

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公遠故管子
王好劍去相
王好十七非
也

通用賢字
戰國後文字

不田。女不緇。緇謂黑也。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嘉苗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成。言不為君致成。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

沈鼎新評
人思空懷亂
亡之故似雲
附地變為翔

周氏之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所為修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謂散也。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虚空也。必優費無空。商臣非虚壞也。必弃本逐末。法令非虚亂也。必上亂。國豕非虚亾也。必倒道背理。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春通富。歲民義凶。年民急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土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

管子

卷之七

四

管子

禮記評原而
准乎

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春通徵貴徵百姓之不田貧
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伯其本

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城郭不守兵士
不用皆道此始從道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

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

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

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

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日節用二日賢佐三

日法度四日必誅五日天時六日地宜四禁者何也

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裸大術裸謂焚燒令伐

禮記評原而
准乎

禮記評原而
准乎

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夏無過

水達名川謂偃塞小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

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

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

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甚則天冬

雷地冬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成者生

宜蟄者鳴苴多騰墓苴謂草山多蟲螟螟即六畜不

管子

卷十七

五

花齋藏版

此語
即出自管子
亦成濫觴矣
者所謂須知
他數者不好
處政此類也

沈繼垣評權
勢所以運法

蕃民多天威。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克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審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

責廉評下
法好

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本謂道。德之政。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俗。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

朱養希評臣
有飾亂語
愚姦在善

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
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君法則主位臣立法
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
而斷則其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
言順而澤下。列大。道。安恬以此為高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
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
美名外揚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
內實必變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
無勢勢必以失譽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譽侵臣事小
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好狡反而行私請狡謂假許
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刑法繁則姦不

何潛許君至
尋後孤則語
柯足貴

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悖
上故上悖則陳不訢而司聲直祿上既悖暗雖有危
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
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
謂微孤詔貴法賤則危日至愚臣深罪厚罰以為
行深文入罪厚致其重賦歛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
歛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歛故記稱之
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姦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除
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不辜則與

卷十七
七
花齋藏板

離居

既殺不幸則人皆離已故善言可惡春通離與

奸君

面諛日至而逆耳無聞姦臣欲以自信而主失親

信已也

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為辭功

祿明為下

請厚賞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

求眾

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其居也與眾非者為母其

也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

名

詩主以沽直也。以是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

漸攻

於君朱長春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

反復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

務評上列
選之臣而
是自然

本與雨
與雨
謂以同龍一
備思以買權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六臣所惑明失馭馬者人。敏臣者君也。前舉七主
列一。是六。過而未。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
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忠綠
為佞。故君主懲大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遁而隣哉
矣。化

禁藏於智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

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

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姦謀藏於智脅。姦藏禍息。故

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

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

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夫明王不

朱長春評臣
覽多此發端
後世論身助
可此

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思舊。吏不敢

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雖賞之不竊。法故法嚴。

屬元會評節。禮意。胡。大。

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

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少。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舉事而不

孔穎達評公。私所分不能。

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未。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肯。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

強民思怨。

有道之人。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况無眾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

矣。能移無益之辜。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

程敏政評令。人寧寢黨笑。親誰肯虛費。

管子

沈新評語
意乃惟人善
謂其所欲便
安而不危

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大者以失
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
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遠
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
行而安危異焉道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
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
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
也賢者能進不肖者能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
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

魏樞評語
憂心度人

梅士亭評以
無禍為福無
福為禍有令
人循理而無
越位之患

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
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
之功雖日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
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
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存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
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
至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
乃禍。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
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虛
及之事當效之也

管子

卷十七

十一

花齋藏板

朱養純評能
瞻察始處
不昏

朱長春評引
而太史公

發之遂成貨
殖傳一段長

朱長春評此
良言時政日
厚為紀故事
句列四時為
新故事可勸
其說本小正
棄水心是常
意而語解警

出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賤家行

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已

以招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

如此則無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

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以利害者

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取夫凡人

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

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

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

仞之山無所不上滌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

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

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

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

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得人心而為紀

以總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也吏為綱罟什伍以

為行列行列所以賞誅為文武賞則文繕農具當器

械農具既繕則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雖引銚

管子 卷十七 三 花齋藏板

務土亨評以
耕器當戰器
以農事寓武
功於王道大
有裨會

耨以當劔戟。用鈹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鑄衣被
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菹笠以當盾櫓。取菹
以爲笠。若武備之有。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事
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菝室煖造。大乾也。
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疾。椒木鬱臭。鑽燧易火。
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也。鑽燧易火。
杆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
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春通春陽氣逐。
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使人生毒。故菝之。燻之。易之以
去茲。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麋爲酒。相召。久禱
報者當享塞之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毋拊。謂因此時召親屬。

朱長春評四
時煩約差
其文法也春
爲歲首乃其
事詳

張學評順約
天地自然也
人和

卯。拊謂擊。母伐木。母天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母拊等。等。等之
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
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
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離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
時立農功。施力爲。夏賞五德。謂五常。滿爵祿。遷官位
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
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冬作。冬收五藏。五
藏。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
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

管子

卷十七

三

管子

生者仁也。長者忠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收當急也。藏當閉也。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

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
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

何後良評胆
目備張

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

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亾者。自古至今

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亾必國亂。此段承上言。此段承上言。此段承上言。故國多私勇者。其兵

季必評私之
一字釀寡

弱。私勇則怯於公職。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已而背公。故多亂。

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

沈則新評民
死民信方能
可往回繫

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

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

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

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

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亾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故民

無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亾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

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

之於埴。治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

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

宋長春評此
段文承言計
因此內政之
論術王千發

後世橫征
漁利猶為本
法去三代不
速
梅士享許如
此漆斲人無
遭利如何不
富
夫長春許亦
是資亦采本
担而實交機
而實富

之就。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果不以火化而糠。糲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入。田多則人多。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各權。則其威分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二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視敵所憎者多。日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漲。與賂令以國情告已。故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日。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遣以等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等瑟。美女則心。遣以諸臣。文馬。

梅士享許五
誼極好兼併
之術然非帝
王之師
楊慎評五功
政言情情語
權而中兵家
之術詭故恒
用之

管
卷十七
十五
花齋散板

一正評細閱
五謀傳誦術
陰陽其間

以蔽其外。耳惑於諸語。目惑於文馬。外內蔽塞。可以
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據四曰必深親之。如典。春通典
誤之同生。典常也。若常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
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內人他國使倍
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今皆絕是必士
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鬪。兩國敵
一舉兩獲。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
之用。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
相疑。則使其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
君臣之意。德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

則自相。忠臣已外。故政可奪。人之云。公邦國。珍此五
殘殺。者謀功之道也。

朱長春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蒼為
議。逐事為段。逐段為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雜
惡。而不調。其言法。儉。居商中之間。時紀則幼官之
餘。本業則地買之路。似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術。
五謀功。則蠡種伯越之成筭也。此意春秋未之文
耶。時文時古。時樸時衍。不似一人之筆。

管子卷第十八

唐

臨蒨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而入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

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

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

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三子無征。不預國之

曾參評開手
原僅洪鍾

征。三月有饋肉。謂官饋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

他九惠施為

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墾勸子

一切精詳舉

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

禮宜

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

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

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祿。祿。今之教母。受二

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

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

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

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

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

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

飲。飢寒身之。膳。膳而哀憐之。膳。瘦也。此之謂恤孤所

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徧枯

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

之疾。既養之。又官。春。通。疾。官。為。句。唐。有。而。不。食。之。謂。與。療。疾。病。坊。主。坊。即。疾。官。也。

給之。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

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

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

北。頂。達。合。獨。不。規。而。政。綱。

管子

卷十八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窮
通振按虛備
所委至

管子卷之八
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日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者。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施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參

督名 禱篇六

宋長春評九
守與經言違
文要而旨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然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定。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人。臣之謙說。須亦待也。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

沈鼎新評
管子卷之八

管子卷之八
三
花齋藏板

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葉水心評：許須要審察，乃是所言。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當如當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去星所在也。春通煬竈附耳，都為熒惑，半在遠侍，參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蔽明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目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楊慎評：持著熒惑句，君子所為問矣。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在九竅君不為五官五官治九竅自治

君在五官故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

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聖人

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

長矣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

其機事故臣下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

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開善否無原其關開不泄故無怨。

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日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

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

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

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揚悅評新人

張榜評補為情則并忘其名矣

澆絕垣不可通不開斯之謂相幾

亦不為善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禮篇七

臺謂至善也
諫鼓掘街景
臺善所以登
進去蔽云何
矣忘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喚訊問也。喚。驚問。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日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

擾慎評此言
管之四者也

非而求入諫
是以眾庶
若違者也奉
職而來厥事
是以議論
賊功者也

名曰噴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噴。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內於噴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之。可謂正士。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朱長春評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知之。故莫若延誦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夫且咨之幾微。而可彈之。通道于士。有百行。君有萬幾。幾之為萬。微矣。神矣。故世之昏也。達其由。

而延之也。也防其口而塞之。明臺衢室告旌諫鼓。總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于庭。聽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秦曲於房廡。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日不足。而後孽其君者。導之日翹過。日沾名。日調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為戒之。益非孟嘗所賞諱象牀者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日無開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噴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為政。不亾為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

度地第五十七

禱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非管子不能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

言其處深厚固

死樞評先處
于不傾于

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春演。形家馬之法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民。生之而已。韓厥曰。土海水淺。其惡易觀。民愁墊隘。所以落渠之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因大川而注。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

六畜天材請五穀之屬

管子

卷十八

七

花齋藏板

孫正評法蓋
詳核

朱養純評因
天處正應不
顧

義惠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州者謂之術地數充

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天子

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

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士閭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為固也

稽。鈎也。謂荆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

君所保全而守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

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

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洽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

沈明新評五
害中獨詳水
小能為大利

北類通評淵以泓

陽真評此治水之法亦法水之法也

柯潛評勢鼎禹行無事

之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大水及海者命

曰枝水言為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

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

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

地之勢疏因而扼之可也扼寒也恐其泛溢而不引以溉灌而塞之亦可也而不又

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

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

下則疾至於灑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

高其上領錐之尺有十分之三三三滿四十九者水可

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錐謂錐

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春

通建錐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

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水也

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為時封澆行留而用之然

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錐而走上

之則與主之禍壑平為除害而速乃迂其道而遠

之以勢行之遠行曲也謂下曲水道水之性行至曲必

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地

則平行地高則控控謂頓也言水杜曲則擣毀杜猶

擣觸也言水行至曲頭挫而却也杜曲則擣毀杜猶

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前後相擣

曾彥評極備
水害

管子 卷十六
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中則涵。無所空若環之中所謂齊。通則相。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春通輕法不孝天灾歲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顧也。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錄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

揚慎評中令
井井池河之
道書于此篇

沈鼎評評漸
容區書經理
不減水經

管子 卷十八
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日常以秋歲末之時闢其民。闕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按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于。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錮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在役可以省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上其名籍。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

官既得甲士還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

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

以冬無事之時籠而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六具下準此

車什一雨葦什二車葦所以禦雨故曰雨葦食器兩具每人人有

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

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

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

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

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

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

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

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

備而豫具者也春演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備

之諸侯國自為救一井郡縣而患乃專移之天子耳

蔡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

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疏防用隄隄固所以

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

之法具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薪云何事

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衣據云何取

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

瓠子金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矣上水川導中水

用隄下水用濬歲濬其游增其隄水可平行無決安

導焉昔其法而動主開鑿鑿而河荒廢者今幾矣空

管子 卷之八 十一 七齋藏版

劉總評上下
列水官事
極悉

程敏政評備
豫是制水要
訣

水衡之錢而勤沿河之作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患
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修早
獨治其守弛其修遲弛而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
連故害大而不可救也

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

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黃生可

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

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有夫其

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

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冰四道禾稼不傷歲增增之

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謂長評士能
管水能實
臥故評言之

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

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

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

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兩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

收飲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利

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

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

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澆鼎新評按
時作土功有
利不利故貴
四時起事

宋長春評一
日把百日舖
可作田家語

權衡虛牢獄實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始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朱養純評此列四害而避之大有補佐

字說詳避四此為順率

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春通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而奉今有養生為道之人質質偃偃而不知何有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

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

朱長春評行
河使者宜其
此座右何必
言與白馬

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朱長春評：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地，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害土者惟水，害民者亦惟水也。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演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二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為水經。

管子卷第十八終

管子卷第十九
臨菑房玄齡註釋
明西湖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輯訂

管子卷第十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 自玉
朱養純 元一
朱養和 元冲 輯訂

一明西吳朱長春其通演白
朱養純元一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在。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禱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賣田。

悉徙。賣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其長七尺。五種無不宜。其立。

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春。通賣田以下。屬五施。赤壇以下。屬四施。黃。

朱長春評禹
貢賦方質而
百貨殖地理
文而奇皆尤
州之內正志
也其外則山

管子山海經
此以與內雜
物文章妙品
古言地止此
其後則水經

註
超用賢評言
居是士之民
其語音合於
角聲

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
五土唯五施最為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
建君而手其實其木宜阮菴與杜松阮菴二木名也其草宜
謂土之所入也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
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
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呼之聲其
角音中其水倉其民疆赤壚歷疆肥歷疎也
疆堅也五種無不
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
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
脆也唯宜黍
稷也宜縣澤常宜縣
注而澤行詹音落
土既虛脆不堪版築
故為行詹及離落也

沈禹新評由
五施而至
施亦隨地深
而異后之二
于施亦然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詹其地遇則數毀
故不可立邑置詹也其草
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檟攬桑種木名人桑
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
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煥流徙謂水煥埴之氣其泉居
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
與麥其草宜蕘藿其木宜杞杞木
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
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蓀萍蓀
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用賢評言
五王之民語
音合乎五音
所謂中乎五
音之聲響又
似乎猪馬牛
羊雉之鳴各
有不同今以
五音想像合
之良然可見
古人譬物之
精妙處

楊慎評律度
量衡俱生于
黍故從審音
以辨泉清濁
淺深理歸一
數

朱泰地評五
音之語因土
成聲是至理

羅賦評及正
不必山海經

湯慎評音山
青龍所居是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凡將起五音
之音非謂他音皆然

凡首凡首謂音
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
三之

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
以成宮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
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
乘亦三分之一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
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二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
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
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然其不庭
乃面全庚色
白金性剛此
山若下見堅
白之土是木
受剋而先枯
金匿子以自
養故不可得
泉也其云及
張始劫取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剛也。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勢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性之名。陞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密。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懸泉。春寅自墳自陵。至山十四。加不

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上山。反不言無

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

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

剛一柔一高一下一。其培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

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有側則其脈氣所落

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

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

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傍

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居土與

山得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

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日地理。其地不乾。其草

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栲。栲。木。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蕝。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莠與

蕎。音蕎。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地經謂南一
讀此字故
之野平舞之

等草名有十

楊慎評聲辨
于五音土辨
于五行管子
天下才共十

五方燥濕之
宜歷歷指陳
如李札現樂

朱養和評以
殺每段俱有

沈鼎新評土
亦有五色俱
從金木水火
土水物之生

側其草當與萑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宜其穀造成也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鞏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鞏之下鞏即鬱也莊周所

謂鬱也。鞏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萑萑下於苒苒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追荒

蔚草也。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

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如朋

振切剛而不韜韜嚴不滯車輪滯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細垂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墮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

栗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龜楮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

之氣馨烈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

夷夷平也始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捨捨謂堅澁而

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

五沃五沃之物

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

五沃五物

各有異則

五沃之狀

剽忮索土

蟲易全處

謂其土多竅穴

若索

多竅故蟲處之易全

忮剽不自下

乃以澤

既堅密故

不乾白此乃

其種大苗細苗

形莖黑秀箭長

赤也

箭長謂若

竹箭之長

五沃之土

若在丘

在山

在陵

在岡

若在阪

陵之陽

其左

其右

宜彼

羣木

相作

扶櫛

扶音無

及彼

白梓

其枿

其杏

其桃

其李

其秀

生莖

起其

棘其

棠其

槐其

楊其

榆其

桑其

其枿

羣木

數六

條直

以長

其

陰

則

生

之

植

藜

其

陽

則

安

樹

之

五

麻

若

高

若

下

不

擇

疇

所

其

麻

大者

如

箭

如

葦

大

長

以

美

其

細

者

如

藜

如

蒸

欲

有

與

各

大

者

不

類

欲

有

而

藏

之

若

衆

練

絲

而

藏

故

若

練

絲

五

臭

疇

生

謂

為

隴

而

種

蓮

與

藜

蕪

本

白

並

其

澤

則

多

魚

牧

則

宜

牛

羊

其

泉

白

青

其

人

堅

勁

寡

有

疥

騷

終

無

瘡

醒

消

首

疾

也

五

沃

之

土

乾

而

不

斥

斤

為

湛

而

不

澤

無

高

下

葆

澤

以

各

有

異

章

五

位

之

狀

不

疇

不

灰

不

相

著

青

忮

以

治

音

及

謂

色

青

而

細

密

其

種

大

葦

無

細

葦

無

棘

莖

白

秀

五

沃

之

土

沃

土

之

次

曰

五

位

五

位

之

物

五

色

雜

英

各

有

異

章

五

位

之

狀

不

疇

不

灰

不

相

著

青

忮

以

治

音

及

彼

槐

其

楊

其

榆

其

桑

其

枿

其

杏

其

桃

其

李

其

秀

生

莖

起

其

棘

其

棠

其

棠

其

槐

其

楊

其

榆

其

桑

其

枿

其

杏

其

桃

其

李

其

秀

生

莖

起

其

棘

其

棠

其

棠

其

槐

其

楊

其

榆

其

桑

其

枿

其

杏

其

桃

其

李

其

秀

生

莖

起

其

棘

其

棠

其

棠

其

槐

其

楊

其

位之士若在岡在陵在隄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

求鼪求鼪亦竹類也猶擅其山之淺有籠與斤籠斤並古草名羣木

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柘其杞其葦木

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

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音臬多桔符榆其山之未有箭

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蠶及彼白昌山藜葦苳羣藥

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

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管事以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

位推五隱

狀至此始言

也

謂位士位士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水黑落地

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樞葛虺莖黃秀

志目志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

士三士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士十分已不是如其二分餘倣此

謂隱士隱士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

士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虺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士以

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

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忍忍隱忍

耳堅碎

曾參評從五

壤推五浮言

管子

名草忍葉如藿葉以長孤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

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

曾彥評從五
浮推五恣色
黃而虛

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

如塏塏猶疆也春通下有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

抽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

曾彥評從五
卷推五纏言
剛經也

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上之次曰五纏音盧五纏之狀

疆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樵扶樵亦草

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

曾彥評從五
纏推五監

土之次曰五監五監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曾彥評從五
監推五劑

分之三監土之次曰五劑五劑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和細和和黍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劑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蕘細

蕘蕘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曾彥評從五
劑推五塌累
重而不輕揚

之四沙上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

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木名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八

曾彥評從五
猶推五猶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率細
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

曾彥評從五
猶推五壯

上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曾彥評從五
壯推五殖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馬膳草名黑
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曾彥評從五
殖推五穀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不不忍水旱
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曾彥評從五
穀推五臈

之六穀土之次曰五臈五臈之狀堅而不脆雖堅不
也其種陵稻陸稻謂黑鷲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

曾彥評從五
臈推五桀

三土以十分之七見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
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
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惟
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徧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寶
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
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
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與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即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亦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肩列之。則夢與。其傳說。究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余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補。外。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候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雜。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持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持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持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程敬政評可
以去遠去腐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日拚盥執事

有恪攝衣其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續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

岳正評復業
問疑是大學
問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求雖不得必當反自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饋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先菜羹羹菜後肉羹羹中別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

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

食必二毀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者所以載鼎實故周

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噍之視日噍同噍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

河俊長評古
商銘云噍噍
之食不足狂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出盡其道

管子

卷十九

禮記

盡之類而進積接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嚼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殮此同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有

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此是再益之剛紀也

拊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歛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

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擘羹不以手當以亦

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呬覆手呬口也覆

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在已食者作握

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

徹井噐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拊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

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楪厥中有帚楪舌也既灑水將掃

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千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拊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

折拊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拊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

戶內謂聚其所歸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

適已猶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拊未畢故辭之令止也

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跏遂出弃之既拊反立是

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通用賢評古若束薪蒸以

朱善和評古入重酒掃自有節度

管子

卷十九

十三

禮記

為燭故為之
總蒸細蘇也
神寬其束使
其蒸間可各
容一蒸以通
火氣又使已
然者居上未
然者居下則
火易然也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

承厥火。櫛謂燭盡。祭其將盡之遠。居句如矩。句謂著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

燭者必處。捧椀以為楮。楮然燭盡也。椀。下以焚也。右手執燭。左

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

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楮。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楮于椀中。

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先

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俟衽則請。有

常則否。俟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禮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言昭第六十七 禱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禱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禱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第十九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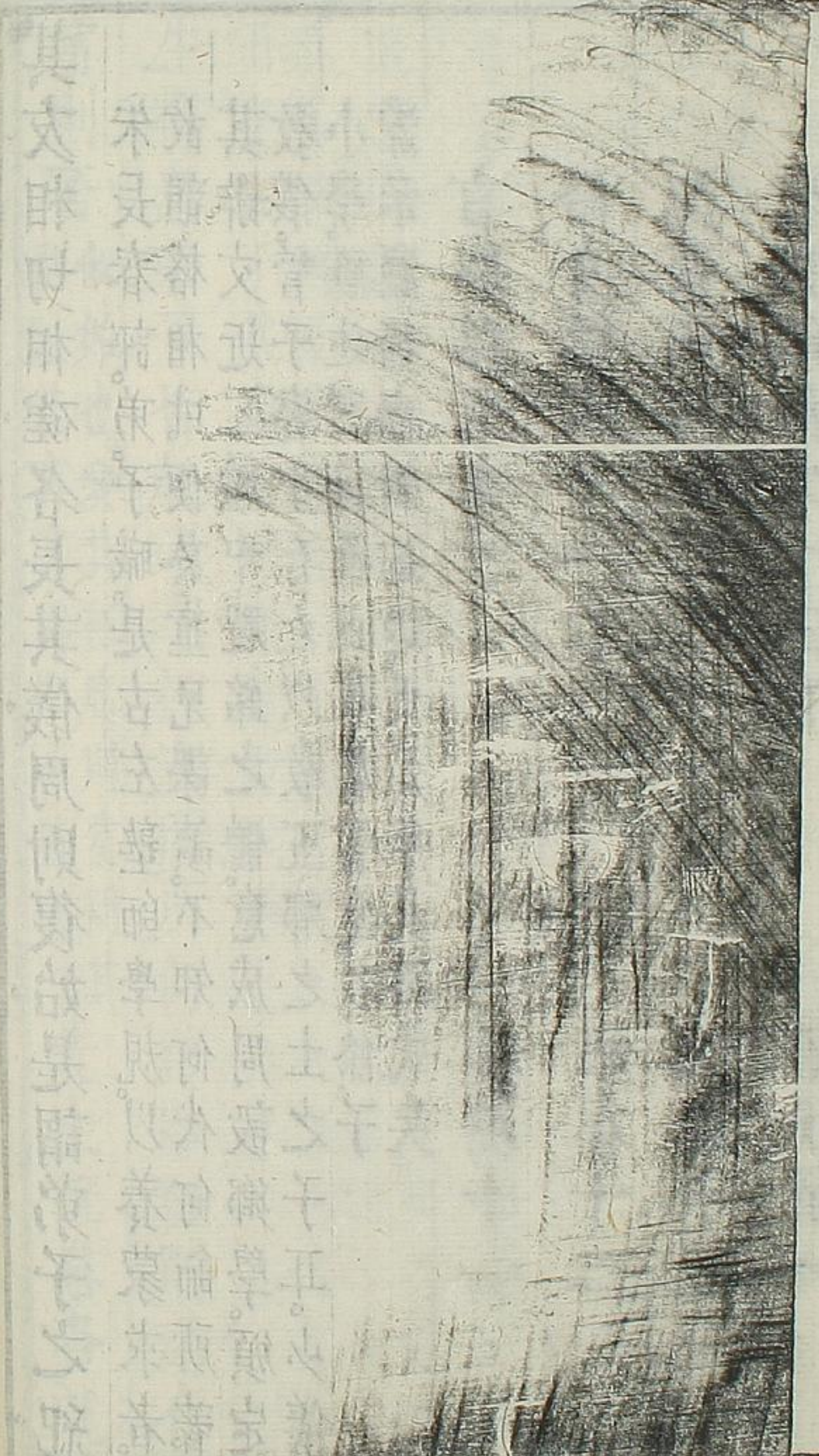
管子

卷十九

十三

管子解

管子卷第二十一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

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

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

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孔謂述評不崩不涸是山水不變處維之人物皆然

管子 卷二十一 一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上
言高曰所欲
得此言生曰
所欲至可見
入皆有欲特
患人主自解
其高自失其
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眾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曾彥評惟常
則不變天人
原息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揚慎詳入地
則爲對亦開
心裁格而無
深意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守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衍則字親切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葉水心評節
不可更王政
所以配造化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李泌評威立
以長何可
不得

楊慎評此
深居靜攝之
病然有自輕
其威者此亦
是藥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郭正域評人
君心如風雨
則怨怒不及

劉魏評同民
好惡故政樂
而令行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卷二十一
四
花齋藏板

宋養純評民
之亡卑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永載舟亦覆
所矣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
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
有以亡卑。

程敏政評欲
衛令必先樂
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
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沈維垣評靜
佚二字見治
原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
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
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
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
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
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
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張榜評歌樂
美行民愛之
好

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
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
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朱養和評得
人所以致治
古今一軌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
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
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
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

柯潛評蜚搖
語甚危

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
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
也。

無儀法。程新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
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
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
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
不顧。

何良俊評亦
明德惟馨之
意

管子 卷二十一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
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
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
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各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詳與
奚仲取
中舍道
而求治
能治
評別
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管子 卷二十一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器衆理
語幽括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

有致

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

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屍樞評依
稀不識不
知之風

朱卷和評
鶴冠亦曰
以行惟心
爲之行

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黃震評調
彌美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呂正評譽
入蔽主明字
古炯戒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讒。譽讒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讒之人。勿與任太。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沈昂新評顧
憂所以準言
行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利。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穩誠評舉長
稟非計速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李必評得戒
必諾戒必方
是聖人之言

管子 卷二十一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荷俊良評善立者去小務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鄉。謹於一鄉則立於一國。謹於一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評納諫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疾切移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食貌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梁養和評惟公則平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由上如切

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葉水評使
入所以重器

應元會評
切最壞事

孔穎達評
無取者源子取

程敏評
理句新異

越愚評
功失正哀可為
怠邪之儀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純評和之。施不止合行。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蘇軾評萬物。程式一語。蓋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莫震討愛申之畏無不樂用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柯澄評樂之生之若君自為地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沈鼎新評以持數語可見宗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曾參評道
化身渾朴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張暉評持滿
最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朱長春評節
惡盈好謙意

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人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民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亾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梅士亨評說
到子孫意甚
深漂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張翰評利民
著帝王之實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何俊長評准
理無私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朱養純評勝
敗死巧拙然
巧詐終不如
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劉勰評可徵
交道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威評然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泥維垣評量
力而使方能
官人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彊不能。

也。故曰毋彊不能。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楊與評須先
相人品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葉水心評以
中世病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禍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沈鼎新評衡
右程書只是
不自去而善
因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孔穎達評劇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姚樞評使不
忘處最微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朱養純評上
蔽下壅故下
不得通上不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如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朱養和評有
將有恒言行
句後再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言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
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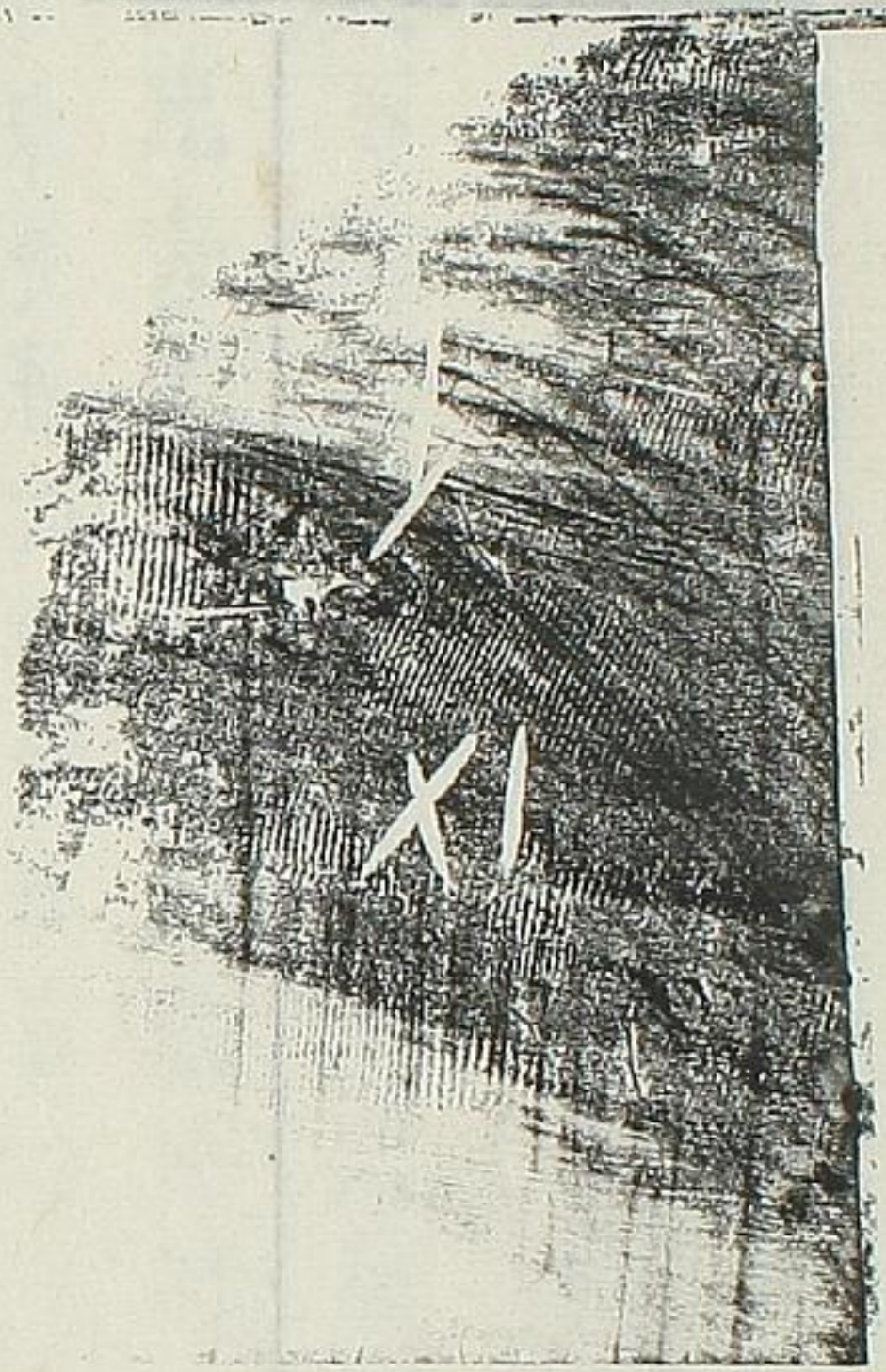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 賊暴則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語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由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其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抵
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為
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融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以謂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也皆
經生家門戶耳

管子卷二十終



管子卷第三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程敏政評其
知治亂強弱
豈不乎敵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圍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非弱即惑

爾瓊評始知
有教士良將
方可戰勝庶
堂

沈明新評全
生而無以自
守愚甚矣即
主孫何侯諸

蘊載評是為
處士下視

何良俊評以
好指國可憐
可長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歐象。彼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
是則歐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下流

李淡評情偽不見成何上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利潛評荒嬉謂此宜骨味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敗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朱長春評私黨之禍甚熾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朱長春評能便主不悔不更術果巧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張榜評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弱惟版法解獨勝

程敏政評曰出法事慮然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沈鼎新評正
種法天經風
雨法時運高
下法地紀始
可飭三經以
有固

張榜評秀逸
蕩漾酷似韓
非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朱養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地可愛可聲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眾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季泌評先易
不見全在人
亦察

榜評盤旋
也

揚與評舉廢
三語大非淺
恩之筆

用物忱評知亂
爭所由階便

柯替評順利
所以令民鄉
意勝任語出
實指

論是評說到
心逆且矣直
缺人事要類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
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眾者不受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
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
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眾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
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
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沈與新評知
此用財方便
是反息之原

怒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吝，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吝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吝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效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
直所以明法
度義自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嚴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
 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
 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
 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

沈鼎新評上
特法而下猶
差何容差參

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
 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
 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
 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
 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稱賦評性遊
華胥之野

沈維垣評信
心始可用法
一捺一痕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
曰伍於四時

利愛是至寶

柯潜評陳雨
洗塵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續

當作悅衆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有根

果長春評必
經必道必當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必理則怨自
消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

張鳴評事衆
語翻案奇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爵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新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

名論凜然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胡瑗評以不利以不有予語奇致與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宋長春評解 危忽附問答 一條未刪之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子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其賤刑。背。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
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
國者主道明也

沈博新評欺
犯亂三字明
目宜愆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羣黨而成勿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

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稱職必用
必服正長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

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以利畏之字在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柱敏政計人
主魁柄

何良俊評魚
不可脫手淵
觀此益信

梁長春評大
臣專生惡威
法安臣

葉不心評已
廢已奪可為
宗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王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今本不出謂之滅

朱養純評貴

賤無所因緣

而進便無難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

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

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芳能隔君臣之間

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

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

通謂之塞按情作下情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

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

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

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管亥評斷不
泰伍是病根

李泌評一册
逆如梓鼓
應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
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
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勿黨而
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
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
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
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柯濟評案法
留意不淫

岳正評食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憑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宐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
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
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
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
法之內

沈問新評刑
法是用民大
柄不敢二字
今人颯肌職
服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
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
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
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
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
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
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

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

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

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

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

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

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蕭何評惟德
則乾剛境與
衡石程書不
同

周元會評波
辭銷琥珀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

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法政評法
嚴政難犯

沈鼎新評曰
吏不私權正
以去欺

揚慎評權衡
本以去吏私
弊即以喻吏
以其吏皆權
衡也不事權
衡語意會甚
佳

何良俊評法
公平最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許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

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

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

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

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

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

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朱養和評不督實功是以虛譽盛行

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姚樞評賞罰憑毀譽非古常人之意

評法
如

管子 卷二十一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張榜評漸微
而積實可畏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隱，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按佞同交，後放此。

孫長春評為
之視聽極主
單矣

管子 卷二十一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胡瑗評從末
命王大都
子蔽法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八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因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沈此新評功罪重私心忠言無謬者口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綱權評重臣

程敏政評慮家自不及國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其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其於

管子新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張榜評私之
一字有嫌以
以事君之義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君在國皆由
力法不明之
故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設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度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季必評石破
雷沅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王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按經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郭正域語定
必當如鑑

此謂新評不
試不官宜功
實之鮮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柯潛評是非
華情非虛慶

姚樞評立民
欲語語見

管子 卷二十一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孟子評守法
第一義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
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續按作君臣
之間明別明
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
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
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

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穰百日不稅穰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稅同執別
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稅穰若百日則過

時不稅矣是稅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
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何良俊評讀
此與一之日
二之日清華
何異何必王
風獨饒春色

梅士亨評春
作之眾易役
而飛耳於五
衢阻乘之味
則隱然動念
千人之錄易
起而長目於
萬畝不舉之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為百日。則為失時。不可以種稷矣。今君立扶臺五衢。故曰百日不秬稷。秬。種也。種也。盜與不得不嚴刑而禁。故不必厄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以散。不戰而兵自歸也。

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

士亨評民。初織皆歸。此上下一。之理。庸君不知。後專民。均其民本而。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春道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國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策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攘農。乎傳於術矣。術。病道。利。術。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策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下。如。嚴。始。大。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桓。公。曰。善。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刑。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後。緝。績。微。織。而。功。歸。于。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

沈氏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春演馬之乘在御，以策為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策乘馬也。虞國舉策之綱，策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新入陳，尚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策，貨賤做國服，而更甚之。

大要即後田賦，蓋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贏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策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筭，大夫家之貸策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是。王國守

梅士尊評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過凶旱水法有修官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者庸不謂曰
生之民以君
養民也聖賢
御世周防過
一愛民之心
然非國有重
積不能不然
本年用之而
明年無復吾
不知國運將
飢將何以給
也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
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
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
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
也。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人君之守高下。歲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

篇賦評所以
開力食亦救
荒一策

張榜評起眾
而合民失本
便非善持國
許

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
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春演前無狗後無
彘。無畜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
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存業之息。得由
力于糊口。庸者庸。生之窮。得九食于官。王後世救
荒。往往集眾興役。活饑民。一戰亡命。二圍聚盜。三安
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
糶。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平國筴也。今至於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
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于

葉心水評相
圖諸物特

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谷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策也。上與此間壤下壤壤策也。滿補開闢則策乘持流之數。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春通上不以策持流而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

揚慎謂地用
不竭而方常
廢或曰人之
老死無方可
存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績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48-12384

